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七種

俄國詩壇的昨日
今日和明日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革命後五年來（一九一七——一九二三）的俄國詩壇略況▼

俄國布利烏沙夫著

耿濟之譯

小說月報編輯部屢邀我草俄國的文藝界通訊，不過我因為缺乏材料，而零碎的片段的報告對於完全不悉俄國文學最近思潮的讀者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至今未曾應命。最近俄國出版界革命雜誌第七號上有布利烏沙夫（Valery Brissac）所著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一文，對於俄國革命以後（一九一七——一九二二）詩壇的潮流說得詳細而且明瞭，所以特地翻譯出來，以代通訊。

布利烏沙夫生一八七三年，剛於一九二四年死去。是俄國現代的

有名詩人、小說家、批評家。他平生的著作已在沈雁冰先生所著近代俄國文學家三十人合傳裏（小說月報號外俄國文學研究，該篇第二六頁），大概敘述過，這裏不多說了。——譯者。

（一）歐戰開始前俄國的詩派。——歐戰時俄國詩壇的黑暗；鼓吹戰爭，提倡極端帝國主義的詩。——革命開始後詩壇的沉默。——地底裏的俄國詩。——始創詩人的湧起。——咖啡館與俄國詩。——晚會與俄國詩。——

（二）新形式的尋找。——近年來俄國詩壇的三派：昨日派、今日派和明日派。——柏納司派的末途和新古典派的衰落。——象徵派。——阿克梅意派，象徵派的親生孩子。——

（三）未來派的盛行。——新字新語調和新句法的創造。——叫人納悶的“Dar-fal-tchal-ubetchui”。——推理派的創設人赫萊勃尼闊夫。——

未來派的四大將軍瑪耶關夫司基珀司台爾娜克阿謝也夫和脫萊卡關夫。

——注重「樣式」的想像派。——中央樂譜派。——

(四)勞工詩人。——新勞工詩壇的四個工兵。——「庫慈尼錯」雜誌。

著者叙言

我蒙出版界革命雜誌編輯部委託做一篇關於五年來（一九一七——一九二二）俄國詩壇的觀察的文章，自己承認我所負的責任不淺；無論從這篇觀察的文章的著者說去，或是從近十年來詩壇運動的參加人和詩人方面說去，都是這樣。第一層難以達到觀察完全的目的，因為在這個時期內書籍底正當的傳佈業已破壞了，有許多在彼得格拉特發行的書尙爲莫斯科所不知曉，更不容講到各省了。也許一切有趣的現象要爲我的注意力所忽略過去，亦未可知。自然五年來所發刊的叢集，書籍，小書，和詩的小冊的數目是極偉大的，總不能完全重新

取在手裏，所以有許多事情必須憑着記憶去說。也許我對於好幾百種出版物加以用力的評估之後，都在別種情形裏生出了不十分具有根據的見解。對於一切的忽略和錯誤，預先請求原諒，不但向讀者，還要向諸位詩人。

但是別種的責任還是重要些。我既觀察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間俄國詩壇的生命，使必須要說到他一切的潮流，那就是要說到象徵派和附屬於該派的潮流，說到未來派和與該派相連的團體，說到工農階級的詩人，對於每種潮流的接近在我個人方面顯然是特別困難的事情。

我對於象徵派的詩評估之時，必須要對於近年來該派的事業加以否定。自然我以詩人的資格說，我與象徵派的運動是緊相連接的。我反對象徵派所提出的罪狀，一分亦應落在我自己身上。我對於自己所做的詩當然不能自加評論。但是在這裏，在本序言裏，我可以說，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七年我自己的詩，盡我對

於自己的批評能力說去，也實在可認為尙未脫該時期內象徵派的詩底普通的缺點。但是「打開窗子說亮話」我以為幾條為象徵派宿命的道路我能夠避開了，而我後五年來的詩（如如此之日，一九二二年轉瞬，一九二二年遠處，一九二二年）出於另一道路了。不過解決這個問題自然不是我。

不但如此，我必須承認在這時期內未來派所做工作的重大。人家也許反駁，說在十年代的初端曾對於俄國的未來主義加以另樣的估評。但是我可以答辯：（一）俄國未來主義在五年來大變了，現在，在一九二二年的時候，已遠不是他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時的面目了，就是關於他的觀念論方面也在其內；（二）我自己已變更了對於詩的幾種見解，（那是無容諱言的）十年以前我大概不會表示出所有今天我覺得有理的事情。況且讀過我以前文章的人應該曉得我從沒有發出一種對於俄國的未來主義絕對否定的態度，和俄國一部分批評家

似的，而從早就在未來派裏指出幾種無疑的才能。

對於無產階級的詩底接近在我更顯出別種困難來了。尋常有一種見解，就是惟有無產階級工人，才能估評無產階級的詩。自然我不能稱自己爲貴族，因爲我的父親出身是農奴時代的農人——但是我不能認自己爲工人，因爲我在工廠裏從未做過工，取得的教育也是中產階級的。姑置我一生勞於工作，並且現在很表示勞工階級的好希望一節而不論，我以爲既對於各世紀、各民族的文學欲加以精細的研究，——便足據此對於今日正在創造的俄國勞工詩發表自己的議論。在這里應加注意：按本文的結構和所定根本的意思而言，我觀察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之勞工詩，（正和其他派別的詩一樣）是專特以形式上發展爲立腳點的。

歐戰以前的幾年在俄國詩壇上實在說僅有兩種潮流，兩種活的潮流就是象徵派和未來派。

雖然可以統稱詩界幾個單獨的代表爲『前乎象徵派』的詩人，但是他們人數很少，對於詩的發展上也很少影響。大半都是些過去時代的老人，如弗羅格 (S. Frug) 等是。至於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獻身文壇的一派裏，幾個重要的詩人，自明司基 (Minsky) 和彌里士考夫斯基 (K. D. Merezhkovsky) 起，還有福法諾夫 (K. Fofanov) 都受到象徵派運動的勢力。反對象徵派的實在沒有多少人，如蒲英 (T. Bunin) 費道洛夫 (Fedorov) 等，其詩的精神上近於法國的『柏納司』派，至於被認爲象徵派的有以下數人：梭羅古勃 (F. Sologub) 黑比絲 (Hippius) 巴爾蒙 (K. Balmont) 布利烏沙夫 (V. Briusov) 卽本文的著者伊凡諾夫 (Viacheslav Ivanov) 安得萊白萊意 (Andrei Believ)

布洛克 (A. Blok) 庫慈明 (M. Kuzmin) 和巴爾脫羅沙提司 (U. Bal-trushaitis) 等人還有幾個比較年輕的詩人自己脫離象徵派，而自各爲「阿克梅意」派 (Acmeists) ——如古米萊夫 (N. Gumilev) 郭洛台慈基 (S. Gorodetchky) 以後是孟特里慈泰姆 (O. Mandelstam) 等人，但是他們更新的學理並不與實驗相連，而早年「阿克梅意」派的實驗是純粹象徵派的。組成相對陣勢的是象徵派的勁敵——未來派。當時，在十年代的初半時期，未來主義還沒有走出初次攻擊和無秩序無組織的時期。未來派學理上的地位——一切的『宣言』——是兩歧的，很少根據的，並且互相矛盾的。未來派的書籍，混在那些實在可以在文學裏說一句新話的著作一起，刊出不少隱瞞根本潮流的胡話來。未來派自身也分成各派，互相劇烈地爭論，並且亂罵：如『立方體未來派』 (Cube-futuriste) 『自我未來派』 (Ego-futuriste) (宣傳『宇宙的自我』)

『心理未來派』(Psycho-futurists)『中央樂譜派』(Centrofugals)等是在許多未來派的出版物裏，從審判官的薩得闊(一九〇八年)公共趣味之打擊等起，繼之以『彼得堡之諭告人』報上不決定的聯合——(在該報上尚有梭羅古勃、布利烏沙夫、阿法娜西也夫(T. Afanasiev)等人的詩與新派並列)——終之以『詩家的國手』——差不多未來主義的實行人都獻身出來了。這些人如赫萊勃尼闊夫(V. Hlebnikov)瑪耶闊夫司基(V. Maiakovsky)珀司台爾娜克(B. Pasternak)阿謝也夫(N. Aseev)等便是，下文再詳細講去。但是還有許多姓名，如伊格納基夫(I. Ignatjev)費道爾、柏拉託夫(Fedor Platon)克留慈闊夫(D. Krutichkov)渥萊茲(T. Oredj)格涅特闊夫(V. Gnedkov)格拉里、阿萊里司基(Graelj-Areljaky)等人希冀做全運動的領袖，可是過了六七年，到現在早就爲讀者所忘了。

還要附加一句，在大戰前和大戰初端的幾年勞工的詩已經發生萌芽了，我們所以這麼說，並不因為時時出現工人所寫的詩集。這樣的詩大概以前也曾見過，但是在二十世紀的十年時代對於這個趨向裏開始顯出特別的文學潮流，預備表現成一種一定的『派別』了。曾出版過薩瑪背脫金 (Samobaitkin) 等人初期的詩冊。但是，第一層，這些詩還未能引起重大的注意，第二層，這些詩人自身在早年的經驗裏還未能有所深造，並且那時候這種運動還未曾影響於全文學的生活。農詩人的運動還比較顯明些，其中克呂也夫 (N. Kluev) 最為特出，著有曹西彼萊慈汪一書；以後在阿謝也夫，葉謝寧 (S. Esenin) 涅萊興 (P. Orechin) 阿尼西瑪夫 (U. Anisimov) 的詩裏也發現出『農人之詩』來。

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五年以前的幾年裏，或者（說得精確些）在歐戰最初開始的幾年裏，俄國詩壇是如此的。總而言之，那是一幅充分黯淡的圖畫。

象徵派帶領附着於該派的潮流，（如「阿克梅意」派）佔着中心點，但是在象徵派的本營裏已經確定地感覺出衰弱來了；往前的運動停止住了，而代之以停滯，使九十年代和一千九百年代反抗之源泉變成腐敗的池湖。象徵派的新著作竟成爲印版了；他們的情緒整個兒中着安逸的自滿心；所有的詩竟一無轉灣的離生活日遠，反到深鑽到考古學和神怪學裏去了。在這幅圖畫的近景上面還沸着未來派運動的不潔之水。在這里接觸着活的泉流，到達新岸的可能，從現今和真實生活吹來清風的震盪。但是繼續比喻下去，可以說污泥的泉源和清水攪混了，新岸還被濃霧掩住，那時期內俄國未來主義的空氣已塞滿着危害的蒸氣了。早年未來派所提出的觀念上的理想都是從西方借襲來的，竟推上了服務帝國資本主義底道路。至於這幅圖畫的遠景那便是些詩人，守着對於現代情緒的表現上毫不合適的舊寫實主義衰老的原則。最後在一傍聚着農工詩的最初宣傳

人，自然還沒有佔據顯明位置的力量。

戰爭開始了，這幅圖畫越發弄得黑暗了。許多詩人競寫着愛國和軍事的詩。對於這類著作的『要求』（不但在賤賣的每週刊方面，而且在正經的厚冊的雜誌方面）出生了『供給』的贏餘。這些戰爭的，斯拉夫派的，還不少含着極端帝制主義的詩預備得很多，總依着一成不變的那種藥方。詩人草這些詩時竟忘掉了已派一切的傳襲和誠條，而在一種出版物需要底連續不止的詩的供給上時常很難使過去的未來主義和過去的象徵主義或過去的寫實主義發生區別。一切詩都成爲『同樣的面目』，而在火藥煙的影裏（自然祇是口頭上的）『一切的貓都變成灰色的了。』純文學的目的簡直沒有，而且退到末後一步去了……而這些作品算起來總有好幾千種，把真正的詩臨時完全遮掩了，雖然這樣的詩繼續還生存着，但是讀者和批評界兩方面竟完全忘掉了。

戰爭的延長使詩壇生出幾許的清醒來。在一千九百十六年文學的天清朗起來了；以解決藝術目的引人注意的詩冊從新出現了。（如阿謝也夫的渥克桑納，瑪那闊夫司基的牛鳴似的尋常阿爾美尼的詩，瑪慈詩集，隨後又如珀司台爾娜克的籬上集等。）但是一九一七年初頭幾個黑暗的月很快的經過了，那時候俄國的文字已經如羅德柴夫所說『管不到詩』了，後來發生了兩次革命，自然對於詩壇生活的外部表現上生出了一種不可避免，而且艱重的結果。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落在俄國大多數詩人的身上，催醒那些『歌者』趕緊建設自己的妙調來和『人民自由』相和諧，於是各雜誌和報章上便塞滿那類印板的詩，和歐戰開始時一樣。但是十月革命對於許多許多人簡直是當頭的打擊。俄國詩壇上普通用的聲音斗然靜默了。俄國的詩隨著俄國一切文學生活而同歸寂靜。祇有中幾個分子還具有微弱的脈息。

在十月革命後的初年，勞農的新俄國前面具有許多刻不容緩的任務，自然要比關於詩的正當發展底規劃重大些。在對外戰爭的時期，（那時候用隱瞞的手段反對俄國的幾乎是全歐美）在與蘇維埃共和國本身生存有關的內爭時期內，在設定根本最後的建設的時期內，——自然一切問題都要退落在社會生活和政治的進行上所提出的各項問題之後。時代如此，詩是應該噤不發聲的啊。

俄國詩壇的進化，有三年之久，簡直彷彿在地底裏活動著，未能為寬闊的讀者社會所知悉。有些文學雜誌，以前讀者可以在其中認識詩壇的新現象，（從作品方面或從批評方面）連那種雜誌都停版了。能夠刊上詩的新雜誌簡直少見發生，而且大半出了一二期以後就停版了，因為交通損壞的緣故並沒有傳佈開去。關閉了（臨時或永遠）多數以前的書店，最先尤其是純文藝的書店。有一個時候，——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末端，——因為紙張缺乏的緣故，連書籍的

印刷都停止了，不但是文藝上的書籍。在各種國家機關裏設立的出版部因此必須予文學上的出版物（尤其是詩）以窄狹的地位，而發行的書籍正和雜誌的發佈一樣受同一的命運：祇在書出版的城裏銷行著。中央國家出版部也祇能用少數的紙張分作刊詩之用，因為印刷報紙、教科書和宣傳的出版物，紙張還嫌不夠呢。在戰前俄國平均每月總要出三十種詩冊，（那就是每天出一本詩集）可是現時呢，新的詩冊竟成為稀世之珍。甚至於還有出賣手抄的版本，簡直回到十五世紀以前的時代了！

但是各種潮流，各種以前存在著，而當時復生出來的派別的詩家繼續寫著，還寫得很勤，並且附以新上台的新生力軍。國家出版部的櫃子裏塞滿着買來的詩稿，雖然曾向著者警告說詩集的刊布居於最後的次序。在與文學有關的各機關裏，如平民文化局，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出版部，及其他各部的出版科，（連農業

人民委員會都在其內）在各種定期刊物（技術的亦在其內）的編輯部，在劇院的幹事部裏——郵政箱上竟塞滿著詩冊。有多少詩冊用各種方法達到任何負微名的著作家手裏啊！祇要開一種『文學社』——在有些時候同時開出來很多——立刻就充滿着始創的詩人，到了一九二二年，纔開始趕緊印刷前幾年一切所寫的東西，這纔證明俄國詩壇完全沉默的五年間實在做了許多的詩。

自然俄國詩壇這樣的沉默並不是完全的。第一層，有勞農詩人的聲音。因為紙張的不夠，交通的損壞，他們也要感受重大的困難，這已是無疑的事情，他們許多的作品都留在著者的桌上，但是平民文化局總極願意發刊詩集，辦了好幾種刊布勞農詩人的詩底雜誌。同時自然也有時要刊布別派詩人的詩；在一九一九年際『阿爾閣諾司泰』的出版品裏有不少彼得堡象徵派的詩；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際出來了整批想像派（Imaginists）的書籍；在臺夫里司地方一九